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历史资料之五

郑　群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是一个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考茨基主义是继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极为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马列主义路线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斗争的中心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马列主义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各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三国际的成立，宣告了考茨基主义的可耻失败和彻底破产。

一、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和危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逐渐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为代表，右派的头子是伯恩施坦，考茨基则是“中派”即隐蔽的机会主义派的首领。

卡尔·考茨基（1854—1938），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在1874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很早就醉心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说和机会主义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则抱着“淡漠”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年轻的时候起，考茨基就热衷于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出人头地。

1875年，考茨基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沉重包袱在奥地利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自1883年起，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1891年考茨基到德国以后又以这一身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屡次代表德国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因此，他虽然没有在第二国际担任具体职务，也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但却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1881年，考茨基通过倍倍尔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他在恩格斯的帮助和指导下，曾经写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没有得到改造。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列宁指出的，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在严重危机时期能立刻站到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人**”。（《列宁全集》第21卷，第78页）在

同伯恩施坦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总是公开地或隐蔽地站在机会主义者一边。

考茨基1880年认识了伯恩施坦，很快就同他“情投意合”，把伯恩施坦看成自己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当伯恩施坦跳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时，他“深有同感”。在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考茨基总是采取庇护、姑息的态度，力图缓和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斗争，抹杀两者的原则分歧。

考茨基虽然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形势，也曾经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但是他总是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正象他后来所招认的，他起来反对伯恩施坦是“极勉强”和“被迫的”，是一件不堪回首的“伤心事”，因为把他和伯恩施坦连在一起的“不仅是个人的友谊和政治上的一致，而且还有理论上的血统关系”。

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尖锐化，考茨基一步步滑进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考茨基终于在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十月革命后，他疯狂地攻击和恶毒地诽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和凶险的敌人。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时候，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考茨基主义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1914年10月，列宁写道：**“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是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1—152页）

考茨基主义不是一国的现象，而是一种嚣张一时的国际思潮。它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阿兹，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法国的龙格，英国的麦克唐纳，俄国的托洛茨基等这样一些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人又大都窃踞着各国党的重要职位，所以，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成了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性问题。

考茨基主义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虚伪性，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是一种暗藏的机会主义。它搞折衷主义，行“中庸之道”。当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已经原形毕露的时候，考茨基之流花言巧语，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系列的诡辩来证明革命不合时宜，企图使无产阶级屈从机会主义路线。而考茨基本人则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利用他在第二国际中的声望和两面派手法，蒙蔽了不少人，包括许多左派人物。所以，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而就有更大的危险。列宁说得好：**“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又指出：**“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因此，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若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考茨基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列宁以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同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考茨基及其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考茨基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撕去了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战国家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战争一开始就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向资产阶级投降，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掠夺战争，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他们不仅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且派人到前线给士兵打气，到国外游说，散布沙文主义。

考茨基是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暗藏的投降派，他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了隐蔽狡猾的态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时，考茨基在**“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战争一开始，他就无耻地背叛了他签过字的巴塞尔宣言，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表决战争拨款案时弃权，或者只在“政府保证不使战争失去防御性质”的条件下投赞成票。他在《新时代》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千方百计地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第二国际的叛卖行为辩护。他瞎说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真正要战争”，“每一个国家都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战。”他还荒谬地声称，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保卫祖国”。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中，对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战争的阶级性，这是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分析战争，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和产生它的阶级政策相联系的，只有分析战争是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才能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英、法、德、意、奥、俄等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十年中实行了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考茨基所谓的“国际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国家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考茨基为了给投降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无耻地玩弄其惯用的诡辩手法。如他拿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反封建专制制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每次战争一爆发，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又如，他说什么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趋势，而人民群众却有“民族的”要求，等等。列宁对考茨基的诡辩一一给予驳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一忽儿高喊“保卫祖国”，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一忽儿鼓吹“和平”，为资产阶级麻痹革命人民效劳。

在战前几年中，考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战争的根源说成是由于各国的军备竞赛和所谓的“互不信任”造成的，鼓吹通过德、英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来带动其他国家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关于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来“保障”和平，使“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永远告终”。并且散布裁军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1915年上半年，这个暗藏的社会帝

国主义者又伙同伯恩施坦等人抛出了《当务之急》的呼吁书，虚伪地谴责战争所造成的"牺牲"和"破坏"，诡称支持人民的"和平热望"，鼓吹交战国双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从1916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资源耗尽，人民不满和愤恨，革命情绪日益强烈。资产阶级害怕继续进行战争会引起革命，因此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开始酝酿签订和约，打算"和平"分赃。考茨基又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竭力宣扬帝国主义能"带来世界和平"，"甚至能保障和平"。

列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考茨基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说教。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话和谎言。考茨基空谈"和平"词句，实际上起着神甫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作用。列宁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与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帝国主义都需要的**"两种色彩的奴才"**。列宁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狠批了考茨基之流提出的什么"裁减军备"、"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因为除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外，还有革命战争。而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875页）当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叛徒考茨基为了给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在大战期间，煞费苦心地捏造出"超帝国主义"的谬论。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的特殊的最后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即兼并政策。这种"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基于以上谬论，考茨基得出结论说："从纯粹的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那时，"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将为"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这样，就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的"新希望"，就将出现一个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从这个虚伪的理论出发，考茨基高傲地教训无产阶级说："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还"为时过早"。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帝国主义结成"国家联盟"才能"夺得权力。"

伟大导师列宁为了用革命理论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详细、深入地研究了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列宁在1916年写成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驳斥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列宁

详细地批驳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工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而且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考茨基的定义谬误的关键在于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其经济基础割裂开来。这个定义是他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因此，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霸权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割裂了帝国主义联盟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否定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同考茨基的市侩幻想相反，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同上书，第838页)

列宁通过科学分析，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光辉结论，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目的就是掩盖、缓和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转移群众的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伪前途。因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同上书，第843页)

列宁从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结论。这一理论指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武装了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和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粉碎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谬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响亮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革命口号，为俄国无产阶级规定了唯一正确的行动路线。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少数左派，也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特别是德国党内的革命派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内和平，要进行国内战争！""敌人是在本国之内"等革命口号。李卜克内西在国会投票表决战争拨款时，就英勇地投了反对票。1915年4月，身囚牢房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写了《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系统地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正确地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和破产，它的"正式领袖"的"背叛"，驳斥了考茨基之流宣扬的"和平"的"超帝国主义"论，有力地揭穿了他反对群众革命行动，主张等待帝国主义恩赐和平的骗人鬼话。

三、十月革命前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列宁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帝国主义战争引起革命危机。革命首先在俄国爆发。1917年3月(俄历2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二月革命后，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叛卖，政权完全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迫切任务。

同时，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德、法、英、意等国无产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和罢工运动，有的甚至发展成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叛徒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页）他坚持“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议会迷考茨基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鼓吹“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只能是“通过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考茨基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在国际上起着很坏的影响。当时，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多得多。考茨基的上述机会主义观点成了孟什维克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影响尤为恶劣。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选集》第3卷，第172页）

1917年8、9月间，在革命斗争极端紧张，环境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名著，集中地批判了考茨基及其在俄国的门徒，保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列宁彻底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批判了考茨基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后来，列宁又指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系统地总结了欧洲1848年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经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被考茨基所抹杀和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它，摧毁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机器。

列宁还分析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论证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深刻地论述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列宁对考茨基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论调的批判，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在列宁的

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沉重地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无情地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谬论。因此，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对十月革命拚命地反对，疯狂地破坏。国际上，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于1918年春联合对苏维埃发动武装进攻；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积极配合，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把日益高涨的各国革命重新镇压下去。

在这股反苏反共的妖风恶浪中，叛徒考茨基充当了急先锋，彻底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成为公开的投降派。1918年夏，考茨基写了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考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问题上修正主义理论的全面、露骨的表述，**"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考茨基在这株大毒草中，鼓吹"纯粹民主"，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专横"、"毁灭民主"；咒骂苏维埃政权是"早产"的"孩子"，"活不成"等等。真是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气味。

为了粉碎考茨基的疯狂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在1918年10月—11月，在被刺养伤期间，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光辉著作，痛斥了考茨基的谬论，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个叛徒的可憎面目。列宁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的叛徒行径，进一步论述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列宁彻底地批判了考茨基所谓"纯粹民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一律平等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考茨基在遭到列宁的毁灭性的批判以后，并不死心，于1919年又发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又一次疯狂地攻击苏维埃政权是实行"恐怖主义"，"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他还把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作为"仁爱"的象征抬出来，说什么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所以苏维埃政权还不配称"亚洲式社会主义"，而应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即最野蛮、暴虐的社会主义。考茨基的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他们的电台、报纸纷纷介绍、报道。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痛斥了考茨基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的反动言论。

叛徒考茨基不仅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叛徒理论付诸实践。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窃取了革命果实，他们同中派联合成立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考茨基在其中担任了短时期的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右派召开资产阶级式的"国民议会"的主张，竭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右派血腥地镇压革命，杀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时，他竭力为之辩护、开脱，扮演了可鄙的角色。列宁愤怒地痛斥了社会民主党

右派杀害革命左派的卑劣行径和赞美“纯粹民主”、实则“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叛徒考茨基。

考茨基还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勾结起来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1920 年 8 月，他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邀请，到格鲁吉亚访问。孟什维克把他当成“导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父”；考茨基则吹捧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是“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东方地区的“榜样”。后来，当这个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时，考茨基连连哀叹“可惜”“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折断了。”

四、列宁反对考茨基复活第二国际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指出，第二国际已经死亡，不值得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它。因此列宁一直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建立第三国际，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同考茨基主义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大战期间，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列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1915 年 9 月和 1916 年 4 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召开了两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列宁组织和团结左派同考茨基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使这两次会议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成果，并促进了左派力量的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蓬勃高涨。各国的革命左派领导群众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经验不足，力量薄弱，没有彻底揭露机会主义者并及时与之决裂。因此，机会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绞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

这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政党。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在许多国家里相继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到 1919 年初，就有 39 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1919 年 3 月，列宁亲自领导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 30 个国家的代表。列宁就大会的主要议题——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报告。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了考茨基之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搞阶级投降主义。他说：**“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18 页）大会接受了列宁的思想，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行大联合的同一时期，1919 年 2 月，26 个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麇聚在伯尔尼，举行他们的代表会议。会上，协约国和同盟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为追究战争的责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考茨基在会上竭力在两者之间调和，大力鼓吹联合，叫嚷反对两种危险，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主义。会议通过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因此，在会上拼凑起来的伯尔尼国际是一个**“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457 页）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同伯尔尼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纷纷离开

伯尔尼国际而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钻进第三国际，以便继续混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凶。1919 年到 1920 年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考茨基等“中派”分子于 1917 年 4 月与右派“分离”而成立的）等党，都虚伪地声明退出第二国际，要求加入第三国际。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61 页）因为，**“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03 页）

为了克服这个危险，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列宁起草的并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明确规定只有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才能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防止考茨基分子混入第三国际。

围绕着对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讨论，社会党内的左派同“中派”、右派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法国、瑞士、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也相继和“中派”、右派决裂，组成了共产党。这时，考茨基极端孤立。但是他并不甘心失败。1921 年 2 月，在他的积极鼓动下，“中派”分子在维也纳组成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维也纳国际。这个“国际”貌似公正，口头上也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遵循着和第二国际一样的机会主义路线，被称为第二半国际。后来，以“中派”面目出现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半国际，先后分别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伯尔尼国际的怀抱。考茨基仍加入社会民主党，仍然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最主要的理论“权威”。事实证明，折衷、公允、调和的考茨基与公开、露骨的修正主义者完全是一丘之貉。

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一直在猖狂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中度过他的残年。1938 年，考茨基死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考茨基的一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面由向机会主义退让、妥协到堕落为可耻的投降派、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的镜子。列宁在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中，不断揭露考茨基及其所代表的考茨基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考茨基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4 页）从**“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21 页）

列宁在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深刻地论述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预言，几十年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定会出现新的考茨基之流。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的现实，完全证明了列宁的英明预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刘少奇、林彪之流，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考茨基修正主义路线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反动理论，同考茨基主义也完全是一路货色。他们同考茨基一样，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社会帝国主义或民族投降主义。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都是没有好下场的。